

叶君健全集

第十九卷 散文卷(四)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君健全集

第十九卷 散文卷(四)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第十九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入叶君健的序跋、评论、讲话，共一百二十一篇，依次分为上、中、下三编。各编篇目均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

上海译文出版社五十年代曾出版《安徒生童话全集》共十六分册，每册后面均有作家撰写的简短的“译后记”。因作家后来写的有关此全集的前言、后记，已包容了各分册译后记的内容，几经斟酌，未将这十六篇“译后记”收入。

个别文章的标题编入全集时有改动。

目 录

上 编 序 跋

《安徒生童话选集》前记	3
《安徒生童话选集》译后记	6
旧瓶新酒	17
《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译者序	19
《远行集》后记	26
《新同学》后记	27
《樱花的国度》后记	28
《旅伴》后记	29
《两京散记》后记	31
《外国童话选》代序	32
《天安门之夜》后记	36
《新同学》再版后记	37
《王子和渔夫》后记	39
《安徒生童话选》译者前记	41
《叶君健近作》后记	44
《真假皇帝》前言	45
《潘朵娜的匣子》前言	49
写给少年读者	51
《南斯拉夫散记》后记	54
《爱的教育》中译本序	55
漫谈诗歌	59
《西楼集》后记	62
《蓝眼睛的小咪咪》前记	65

《外国文学作品欣赏丛书》序	67
小说的表现技巧和现代读者	72
中国的新童话	77
《行星上的奇遇》译本序言	81
重要的文学品种	87
北欧的民间故事	90
《不丑的丑小鸭》前记	93
我的外文创作	94
谁不夸俺家乡好	97
《读书与欣赏》前言	99
青春脚印	101
作为童话作家的萨克雷	106
散文和“手痒”	108
神话·诗·科学	112
南国的讯息	116
外国儿童剧:借鉴和创造	118
写作这行手艺	123
《“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序	128
《叶君健儿童文学选》前记	132
一种极为简练的故事:寓言	134
民间文学	137
杰出的儿童诗人陶行知	139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序	141
从童话到儿童小说	144
格林兄弟的童话	154
马克思光辉形象的再现	159
《从秋天飞向春天》后记	161
开发新的“创作资源”	163
为儿童文学建设添一块基石	165
《地久天长集》前记	168
《世界童话名著》序	170

六位大师	172
关于辞书	174
《罗马之行》后记	177
《知识万花筒》序	179
福斯特——现代小说的先驱	181
《中华儿童文学精选》序	187
《世界儿童小说名著文库》序	189
关于女性的三个小中篇	194
世界华文儿童文学	198
《台湾散文精品鉴赏》序	200
翻译家的盆地	203
《外国短篇童话传世佳作一百篇》序	205
一位难忘的青年朋友	207
面向世界	209
马其顿民族及其诗歌	211
致“攀登者”	213
儿童文学这个品种	215
外国儿童文学的佳作	220
从未来出发	222
新苗	224
《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	226
《世界寓言名著》序	233
《相逢在维也纳》后记	235
《金婚》后记	237
《中国纪游》前言	238
《安徒生童话全集英汉对照本》前记	240

中 编 评 论

谈文学作品的翻译	245
十九世纪的北欧文学	258

世界语的理想和现实	272
作家在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位置	276
世界语文学	279
希腊悲剧与埃斯库罗斯	289
《古斯泰·贝林传奇》及其作者	293
由保加利亚文学所引起的.....	296
塞浦路斯和它的文学	302
“丑小鸭”和“志”	305
芙吉妮娅·吴尔芙和“意识流”	309
散文是时代的产物	313
中外文学的交融	315
翻译和翻译家	318
重版——文化的延续和积累.....	320
外语对我创作的影响	322
外国文学研究和创作	339
要重视世界名著缩写本的编辑出版	345
简写世界文学名著	347
一个世界性的儿童剧作家	349
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355
微型小说与严肃作品	360
北欧文学	362
谈“创新”	381

下编 讲 话

中国的现代文学	385
读书与欣赏	396
国际文学交流与“世界文学”	406
谈谈外国儿童文学	410
外国儿童文学现况	419
卡赞扎基与希腊新文学	428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	433
在一个多事世界中的自由和文学创作问题	
——在塞浦路斯“国际作家会议”上的发言	448
提高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水平	
——在全国儿童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451
知识为了和平和发展	455
让作家从大锅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457
文学翻译问题	459
儿童文学的新生力量	464
质量是关键	466
《讲话》和外国文学	468
愿中青年文学翻译队伍茁壮成长	473
在一次业余文艺青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475



上 编

序 跋

《安徒生童话选集》前记

安徒生一八〇五年生于丹麦中部富恩岛(Fyn)上的一个小镇奥登塞(Odense)。他的祖母是一个乞丐,父亲是一个鞋匠。他的母亲靠洗衣为生(《她是一个废物》有一部分就是取材于她的生活)。丹麦的统治阶级从一八〇八年起就成为拿破仑的附庸,因而卷入一系列的战争中去。战争使广大的人民急剧破产。安徒生的父亲也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他跑到拿破仑的军队中去当一个雇佣兵,以为这样生活就可以好转。事实恰恰相反。他不仅未能把生活改善,却连自己的身体都弄坏了。他回家不到两年就死了。那时安徒生是十一岁。

安徒生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改嫁了。这时他不得不学习一行手艺,自己找自己的生路。他的母亲要他去学裁缝,因为她以为当一个裁缝总比当一个鞋匠好些。但是安徒生想当一个芭蕾舞演员或一个歌剧演员。他无论如何要去哥本哈根,因为那儿有皇家歌剧院和第一流的艺术家。他的母亲看到他的意志这样坚决,也只好让他一个人单独去了。

在阶级社会里,一个穷苦的孩子要想完成自己的志愿是很不容易的。他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身边也没有钱。他从此开始了艰苦的斗争。后来他总算获得了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指导——一位意大利的音乐教授——的同情和支持。这位教授帮助他学习声乐。不久皇家歌剧院的一个负责人也协助他进舞蹈学校。但是他的学习开始得太迟了。他的声音起了变化,他的体格已经定型了。短期试验的结果,证明他不适宜于唱歌,也不适宜于演歌剧。这对于安徒生说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他并不因此而灰心。他学习了一个短时期的木匠,不久又得到了一个机会进学校念了一阵子书。他虽然不能当演员,但他可以为舞台写作。他在一八二二年十七岁的时候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剧《阿尔芙索尔》(Alfsol)。这个剧本虽然没有得到机会上演,但使他坚定了写作的信心。

他现在要当一个作家。他不仅写剧本,他还开始写诗、游记和小说。到了三十岁(一八三五年)的时候,他又开始一种新的创作。他在这年的元旦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现在要开始为孩子们写童话了。你要知道,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

未来的一代是人类的主人。他现在决定要为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天才和生命。从这年开始,他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写童话。他每年圣诞节出一本给孩子们读的童话集。一直到他去世前两年(一八七三年)止,他从没有间断过。他一共发表了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和故事。

他的童话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是他三十岁到四十岁的这个阶段——一八三五年至一八四五年间。这时丹麦正遭受到拿破仑战败后的恶果。工商业普遍破产,银行倒闭(丹麦纸币到一八四五年才能兑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贵族官僚和大地主的剥削下,陷入绝望的贫困之中。这就是安徒生的童话的社会背景。作为一个诚实的艺术家,他忠实地反映了这个社会。

在《她是一个废物》中我们看到一个勤俭的女人,整天劳动还不能得到温饱。她借一点酒的热力来支持她没有休息的工作,结果她还是死在水里。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我们看到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当有钱人在欢乐地度新年除夕的时候,活活地在街头冻死。但在另一方面,贵族的统治者不惜耗费大量的金钱,来请骗子织并不存在的“新衣”;不惜花那么大的气力来找一个所谓“真正的公主”作为妻子。他们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他们昏庸到这种地步,连自己帝国里最名贵的东西都不知道——《夜莺》虽然假托是一个中国故事,但事实上是讽刺当时的统治阶级。

安徒生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当然人民的弱点他也并不忽视。《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中的贪婪,《荞麦》中的骄傲,《补针》中的虚荣,都受到了他的尖锐的批评。

他的这些揭露和批评并不就等于他否定人生。不,他热爱我们人的世界、人的智慧和人的创造。在《海的女儿》中他把人描写得那么庄严和高贵。为了想进入人的世界,海的公主不惜牺牲她的生命。的确,做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所谓“人”,安徒生当然不是指那些昏庸愚蠢的统治者。他指的是那些勤劳、勇敢、正直、具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追求光明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创造世界和幸福。海的女儿没有为自己眼前的利益而杀掉那个王子,所以她终于没有灭亡,仍然可以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野天鹅》中的艾丽

莎忍受着一切的痛苦，作出最大的牺牲，终于救出她的哥哥，也救出了自己。《拇指姑娘》坚决地憎恨泥巴底下的黑暗生活，终于她获得了光明。这些品质使人生丰富，使人生变得极端美丽。海的女儿，艾丽莎和拇指姑娘的故事本身就是非常美丽的人生。

安徒生肯定这种人生。

在安徒生的童话中，我们看不见产业工人，看不见集体的力量。这是他的时代所给予他的限制。那时丹麦还是一个封建的社会，没有大规模的新兴工业，农民还没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到了一八六一年丹麦政府才公布准许农民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当安徒生歌颂光明的时候，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心目中有一个具体的、光明的远景。是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走进了天堂。但事实上她却冻死在街头。安徒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是安徒生的矛盾。这个矛盾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有时他去找上帝来帮忙解决，但是他对上帝又没有绝对的信心——你看，在《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中他把上帝送到人间的那个牧师描写得多么丑！

但是就他的时代说来，他是进步的。他看出当时社会的矛盾，而且毫不含糊地表示出他对哪些人爱，对哪些人憎。他的这种明确的态度就是人民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他成了丹麦人民爱戴的一个作家，因而他的作品也就成了世界人民的一份宝贵的遗产。

他用丰富的幻想、活泼的语言和真实的感情所写出来的这些诗一般的童话，不仅鼓励着全世界儿童的向美、向光明追求，同时也能启发成年人。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选自《安徒生童话选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4月）



《安徒生童话选集》译后记

这个选集是根据哥本哈根金谷书店—北欧出版社(Gyldendalske Boghandel-Nordisk Forlag)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H. C. Andersens Eventyr*)选译的。全集的编订者是丹麦的两位研究安徒生的学者汉斯·布里克斯(Hans Brix)和安克尔·燕生(Anker Jensen)。他们所根据的版本是安徒生生前手编的童话故事全集。按出版者的说明,这个新编订的版本是一个“批判的、附有注解的版本”,也就是说,它曾经跟作者的手稿查对过,并且对个别有问题的字句加了注释。

这个版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跟现在一般的通俗本不同,里面的文字的拼法,完全根据原来的手稿,没有按照改革后的丹麦文字的拼法更动。因为一八六九年瑞典、挪威和丹麦(挪威文和丹麦文事实上是一种文字)的语文学家和作家(包括戏剧家易卜生在内)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过一次会议,决定改革北欧文字的拼法。改革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北欧文字的拼法民族化,简单化。改革的结果使得许多字,特别是外来语,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样,一个翻译北欧古典作品的外国译者,如果根据运用改革后的文字拼法的通俗版本从事翻译,就很不容易掌握字源。有时作者为了要表示一个地主少爷的虚荣,特别在这位少爷的对话中用些拉丁语系的字眼。如果字源看不出来,当然就难体会到作者的讽刺意味。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还参考了汉斯·布里克斯编的《安徒生童话故事集》(*H. G. Andersens Eventyr og Historier*)。这是一九五二年出的一个版本,有些地方跟上面说的那个版本不同。此外还参考了一九一四年牛津大学出版的英译本。全书的插图则选自哥本哈根耶斯伯尔森出版社(E. Jespersens Forlag)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安徒生童话故事选集。插图的作者是阿·马蒂埃生(Axel Mathiesen)。

译文尽量作到逐字逐句直译,希望这样多少可以传达出一点原文行文

的节奏。作者是一个诗人,想象非常丰富;而且正如十九世纪丹麦的批评家布兰迪斯所说的,“文体有些古怪”;同时丹挪文字有它们独特的美,如把“蝴蝶”叫做“夏天的飞鸟”(Sommerfugl),把“蛋黄”叫做“蛋之花朵”(Aegblomme)——这在译文里是怎样也表达不出来的。属于“诗意”和“想象”的部分,译者限于才能,也没有能充分表达出来。

这个选集共选译了作者三十二篇作品,所选的主要是:一、能代表作者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想的作品;二、能代表作者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各篇的次序是按照原作发表的先后排列的。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本书,译者试就每一篇童话或故事的内容和写作过程作一些简单的说明。这些说明是根据原文全集的注解,同时参考哥本哈根拉斯木斯·纳微尔斯出版社(Rasmus Navers Forlag)和亚得能出版社(Atheneum)出的各种单行本,奥登塞佛伦斯德特出版社(Flensleds, Odense)出的全集本,以及安徒生日记和传记上的材料编写而成的。这些说明只是供读者参考,并不是对每篇童话或故事下结论。

《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Lille Claus og store Claus)是在一八三五年发表的,跟《公主的皮肤》、《打火匣》、《小意达的花儿》一起收在一本叫做《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Eventyr, Fortalt for Børn)的集子里。这是安徒生的第一个童话集,共六十一页。关于这个集子,安徒生说:“要了解它的风格,读者应该听人朗诵。因为这些故事是为朗诵而写的。虽然它们是写给小孩看的,大人听听也有好处。”

这篇作品是根据丹麦的一个民间传说大兄弟和小兄弟(Store Broer og lille Broer)写成的,但是作者注入了新的内容:他控诉了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同时揭露了为当时统治阶级说教的牧师的丑恶嘴脸。这是作者的第一篇尖锐的讽刺作品。作者说:“它的调子比打火匣要苦得多。”

《打火匣》(Fyrtøit)是根据丹麦民间故事《灯》里的妖精(Aanden i Lyset)写的。这个故事跟阿拉伯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亚拉丁的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篇童话中,作者对于巫婆的处理非常严厉。这据说是因为作者小时生过一次重病,他的迷信的母亲请了一个巫婆来为他医治,几乎把他害死。那个兵把钱花完搬到破烂的顶楼上去住以后,他的那些朋友马上就不来了,因为这些人不愿意爬那么高的梯子。这不只是作者对当时阶级社会里的风习人情的讽刺,同时也是作者亲身的经历。

这篇作品发表于一八三五年。

《小意达的花儿》(*Den lille Idas Blomster*)据安徒生的笔记上说,是他有一天在诗人蒂勒(J. M. Thiele)家里忽然想起的一个故事。“那时我对他的小女儿意达讲一些关于植物园里的花儿的故事。后来我写这篇童话的时候,引用了许多她的话。”

这是安徒生独立创作的第一篇童话,跟任何民间传说没有关系。在这里面我们开始看到他的丰富的幻想和诗情。最后的“葬花”的场面流露出他的人道主义的“爱”的精神。

这篇作品发表于一八三五年。

《公主的皮肤》(*Prindsessen paa Aerten*)也发表于一八三五年,是安徒生根据他小时听到的一个民间故事《猫王子》(*Katteprinsen*)改写的。这个故事在当时安徒生的故乡富恩岛上流传很广。不过作者通过这个故事着重地讽刺了当时正在崩溃中的没落贵族,他们的可笑的虚荣和愚蠢。

《顽皮孩子》(*Den uartige Dreng*)也发表于一八三五年,是根据古希腊诗人亚纳克勒翁(Anacreons)的一首诗写成的。那时正是春天,安徒生跟皇家歌剧院院长古林的女儿路惹丝在恋爱。

《拇指姑娘》(*Tommelise*)写于一八三五年四月。它跟《顽皮孩子》和《旅伴》(*Reise Kammeraten*)合成一个集子,于一八三六年出版。安徒生说,“《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和《海的女儿》这三篇作品,要算我最早独立创作的童话。”在拇指姑娘这篇作品中,安徒生第一次用动物作题材。他开始研究各种动物不同的生活和习惯,并且根据它们的生活和习惯来推测它们的希望和理想,然后再通过它们的故事来反映人生。拇指姑娘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庸俗自满的、没有阳光的泥巴底下的生活,一种是追求光明和美的生活。这两种生活是没有办法调和的。拇指姑娘的感情和行动,在安徒生看来,是一首美丽的诗;所以这篇童话基本上是一首诗。

《海的女儿》(*Den lille Havfrue*)跟《皇帝的新装》一起在一八三七年合成一个集子出版。实际上它是作者一八三六年在德国写成的。安徒生在这一年五月十三日写给朋友的信上说:“《海的女儿》将在托尔德龙(Tolderlund)或吕克斯霍尔姆(Lykkesholm)开始写,马上就要动手。”在一八三七年二月十一日的信中,他又说:“我在写这篇作品时,心里深深地受到

了感动。”

这篇童话基本上也是一首诗，安徒生在创作时投入了他全部的感情和理想。海的女儿对人类的向往、她对人类灵魂的追求、她的毅力、她的牺牲、她的善良以及她最后的得救，不仅感动了作者本人，也感动了丹麦人民：他们为她铸了一个铜像，放在哥本哈根入港处的海面上，使她永远活在丹麦人民的心中。

《皇帝的新装》(*Keiserens nye Klaeder*)发表于一八三七年。安徒生说：“皇帝的新装的故事出于西班牙。我们现在得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不得不感谢西班牙的作家堂·曼纽埃尔王子。(Prins Don Manuel)他生于一二七七年，死于一三四七年……塞万提斯也利用这同一个故事写了一出有名的插曲剧。这个剧本被译成了德文，叫做奇剧(*Das Wundertheater*)。”安徒生就是通过德文得到这个故事的。

这虽然是一个旧故事，但是安徒生却加进了新的内容：他通过它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虚荣和愚蠢。

《坚定的锡兵》(*Den Standhaftige Tinsoldat*)是在一八三八年发表的。安徒生说：“在一八三八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的童话又有了一个新的小集子，包括《雏菊》(*Gaaseurten*)和《坚定的锡兵》。这两篇都是我自己的创作。”他在这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上写道：“开始写锡兵。”

锡兵是一个象征的人物：一个谦虚、朴素和绝对忠诚的恋人；即使他的全身融化了，他的心仍然是始终不变的。

《野天鹅》(*De Vilde Svaner*)发表于一八三八年。它是根据 M. 温德尔编的《丹麦民间传说》(*M. Winters Folkeventyr*)写的。安徒生在这一年八月十日的日记上写道：“开始写野天鹅。”

安徒生在这个故事中加入了新的内容。美丽的艾丽莎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不怕困难、心地善良的女孩子。由于她的勇敢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尽管她受到主教的阻挠和诽谤，她终于使她的哥哥得救，而她自己最后也得了救。

《玫瑰花精》(*Rosen-Alfen*)于一八三九年在《哥本哈根晨报》(*København's Morgenblad*)上第一次发表。安徒生在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四日给朋友的信中透露出他写这篇童话的动机：“从希腊传来了一个消息，说奥古斯塔·古林的兄弟、画家巴茨霍尔得被人谋杀了；他的头将要被运